

## 云江潮



俞 海

落英随笔

## 夜赏昙花



昨夜，院子西墙下的昙花盛开了，小小的院子里顿时弥漫着一片异香。这些昙花是我和老伴亲手培育的，说起来，也有20多年历史了。

那时，单位刚刚分了房子，屋前还有些空地，我便从别处剪些昙花枝条插在花盆里，想不到很快就成活了。后来，昙花长高了，长大了，我们又把它分插成两盆、三盆，直到形成现在西墙下那一排茂盛的昙花花丛。不过，说实话，这些年来，我只是个赏花的人，院子里的浇水、松土、施肥、搭架之类琐碎活，几乎全由老伴一人包办。春夏秋冬，日累月积，年复一年，为此，她付出辛勤的劳动。

每到农历七八月间，昙花便开始吐蕾，先是老叶边缘冒出一个个翡翠般的花苞，花苞长得很快，只要10多天，便长成拳头般大小，乳白中略带些黄色，一个个犹如初生婴儿般依偎在浓绿而坚挺的枝叶间。今年也一样，中秋节前，昙花就爆蕾了，一盆少则三五个，多则七八个，粗略

数一下，总共竟有20多个。我惊奇而感激，没有老伴的辛勤劳作，细心照护，哪会有这么好的花事呢！

夜渐渐深了，我俩静静伫立在这些含苞欲放的花蕾前，凝神屏息，等待昙花玉色的花瓣慢慢地展开，神奇地绽放那一刻。

据说，昙花原产南美洲，自唐时引入我国，迄今已有一千余年历史，遍种于南方各省。它有很强的生命力，不管栽在何处，都能顽强生存，最奇特的是花形硕大，但只在深夜里开放，数小时后花瓣即自行闭合，所以人们往往难得芳颜。然而对于我们，观赏“昙花一现”却不是件难事，而且是每年的一大赏心乐事，不仅看，更为它拍照留念。每逢此刻，我们就会品尝到劳动带来的乐趣，回忆起岁月的艰辛和甘甜，还有相濡以沫的点点滴滴。

昙花不但有很高观赏价值，而且还有清肺滋阴的功效，用它的花瓣加水和冰糖炖羹，其色香味类似白木耳，绝对是一种既经济实惠又有益健康的保健食品。

既闻其香又品其味，这些年来，我俩乐此不疲，年逾七十，犹身轻体健，步履矫捷，其中或许就有昙花羹的一份功劳呢。

月色溶溶，仰望着清澈的夜空，昙花终于快乐地伸直了身子，展现出她最美丽的姿态，几十片乳白色的花瓣，重重叠叠地簇拥着淡黄色的花蕊，宛如一张张少女纯洁的脸庞，羞答答地掩映在疏枝月影之间，令人向往，令人陶醉，更令人难忘。

其实，昙花的美不在于它的颜色，更在于它的内涵和气质。它不屑在白天与群芳争艳，而是选择在子夜开放；它不追求华丽的外表，却有着淡雅的芬芳；它不羡慕登堂入室，甘愿寂寞，默默伫立在墙边院角；它远离世俗繁华，它是孤独夜行者的伴侣和人生之歌中最美好的音符。

一阵夜风越过院墙，又掠过玉兰树梢，乱了遍地的树影花影，花的清香似乎更加浓烈了。今夜花香醉人！

月色，昙花，老伴，今生有此三者，我愿足矣！

金 洁

## 快 递

眼看天气转凉，我想邮寄换季衣服给在上海读书的儿子。星期天，我在家整理好儿子的衣服，然后打电话与快递公司联系。

不一会儿，门铃响起，门口站着名中年男子，说是来取包裹的。听口音，看打扮，断定他是本地人，而且很可能是快递公司老板。平常快递公司收送包裹，来的都是外地人，今天第一次碰到老板亲自出马，大概是生意繁忙，人手不够。

老板递来单子让我填写，并顺手丢下一张名片说以后需要快递直接打电话就行，我三下五除二很快搞定，他拿过去在上面签名，再撕下文件人留存联交给我。我转身到房间拿钱，顺便瞟了一眼留存联，发现上面的资费是10元，禁不住想：平常寄一个包裹一般都是10元，可今天的包裹有点大，

老板竟然也只收这么多，真够可以的。

没想到等我拿出10元时，老板一下子就火了，扯着大嗓门朝我吼：“这么大一个包裹，10元怎么够啊？”被他这么一凶，我竟有点不知所措了，似乎做了什么亏心事，诚惶诚恐低声问道：“那你说多少钱啊？”“起码要30元。”语气非常强硬，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。我也生气了，提高声音说：“平常只需10元，就算今天的包裹大了点，20元应该够了吧？”“不行，就要30元，现在什么都涨价了，你干嘛这么抠啊？”对方不仅不退让，还愈发嚣张地指责我，真叫人气不打一处来，我赌气说这包裹不寄了。这时，老公听到我们争论，大步流星走出来，不问青红皂白拿出百元大钞递过去。老板找回70元，拎起包裹扬长而去。

我站在门口一愣一愣的，心情糟透了，便向老公使性子：“对方不仅价格不合理而且态度恶劣，快递公司多得是，还怕包裹没人寄吗？你充什么好人家啊？”老公拍拍我的肩膀安慰道：“别为了区区10元钱弄得心情不好，其实花30元能把这么多衣服寄到上海，够便宜的了。”可为什么单子上写的是10元呢？我纳闷地拿起单子仔细查看，才发现原来资费栏是空着的，老板压根就没写多少资费，那个“10”字写在计费重量栏，是老板随意写下的物品重量。而平常与我们打交道的那些快递公司，投递单的填写要规范得多，价格也比较合理。

一气之下，我拿起刚才那个老板留下的名片撕个粉碎，丢进垃圾桶。

寓言人生

洪善新

## “免崽子”和藏羚羊

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，兔子和藏羚羊在草地上戏耍，突然，“啾——”一声，一颗子弹飞过。

“羚羊哥哥，快逃！”兔子大叫一声，跑了。羚羊莫名其妙地跟着兔子跑了一阵子，可又不知发生什么事，便想回去看看究竟。

兔子连忙拦住它：“羚羊哥哥，不要命了，干嘛回去送死啊？”

“不会的，我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，有红头文件的，他们不敢伤害我！”羚羊一边自信满满地推开兔子，一边继续往回走。兔子不放心，跟在后面。

“免崽子，你终于回来了！”随着叫骂声，“啾——啾——”又有两颗子弹从羚羊耳边飞过。

“羚羊哥哥，快跑！”兔子催着羚羊一同奔跑。

它俩歇下来时，羚羊说：“兔妹子，听到了吧，偷猎者打的是你！”

“不会吧，我能值几个钱！”

“不，我听得清清楚楚！他说：‘免崽子，你终于回来了！’接着便响起枪

声，难道这还不明白吗？”

“啊，他是说免崽子吗？免崽子可是我的宝贝儿子，我得先回家，可别让他们伤了我的孩子！”

“好，你走吧，他们不敢伤害我的，我再回去看个究竟！”

“羚羊哥哥，既然逃出来了，就别再去冒险了！”兔子再三提醒羚羊。可是羚羊过分自信，依然不听劝阻。

兔子快速回家，见孩子安然无恙，又急忙跑来找羚羊。

羚羊镇定自若地朝前面走去，嘴里不停地喊着：“别开枪！我是藏羚羊，国家一级保护动物……”

“免崽子，打的就是你！”偷猎者乐了。

“弄错了，我不是免崽子……”藏羚羊伸长了脖子，好让偷猎者看清楚。

“呼呼”两声枪响，兔子看见藏羚羊倒下了……

兔子叹道：“羚羊哥哥，你真傻，对于那些不法分子，红头文件不过是纸空文啊！”

蓦然回首

叶定增

## 我曾是个“小翻译”

尽管年事已高，但我至今对几十年前发生的事记忆犹新，历历在目……

记得小时候，因父母工作关系，抗战胜利后至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我们全家人都寄居于平阳轮船公司。

时值土地改革、抗美援朝等一系列运动，大小会议常开。公司里有一位姓白的领导，是北方天津人的南下干部，口音与普通话相近。可是公司里的老大(船工)大多是贫苦出身，年纪偏大，基本上都是文盲，听不懂普通话，更不会讲。白姓领导在会上讲了一大堆，下面的船工还是似懂非懂。只有一位姓白的船工，在旧社会跑过码头，见过世面，略懂也能简单交流几句普通话。这样，如果某个船工在工作、生活上发生困难，就请姓白的船工和领导沟通，如得到满意解决时，船工就会用烟、酒致谢。

那时，我母亲是炊事员，有事向领导反映时，则需由我这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用普通话作临时“翻译”，事后，母亲就会奖励我糖果。

当时，平阳县域较大(包括现苍

南县)，人口众多，语言也较杂，除温州方言外，还有福建闽南话、金乡话、蜜语、畲客话等，其中半数以上讲闽南话。

还记得那时县里每年召开“四级干部会”、“劳模表彰会”等，这些基层干部及劳模，出身贫苦，文盲占大多数。那时南下的北方干部大都担任县主要领导，每次在台上作报告时，旁边就要站一个人“翻译”成闽南话，会议精神才能得以有效贯彻。

推而广之，在干部下乡、法庭审判、物资交流等场合，经常会看到有一个人在旁边作“翻译”，在那时是见怪不怪的。

时至今日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，经济蓬勃发展，全民教育程度也普遍提高，我们这里云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打工族，企业招工、房屋出租，均离不开普通话沟通，却再也无需几十年前的那种“翻译”了，连“目不识丁”的老太太也能搭几句普通话，即便是“南腔北调”，反正也挺管用。我想这也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吧！

云江诗苑

鲍锡增

## 瑞安商城颂

东南古城邹鲁地，钟灵毓秀天下奇。  
瑞安建邑逾千年，瓯越文化自传递。  
自从春天故事起，改革开放顺民意。  
云江商潮汹涌至，老镇遍插市场旗。  
八面来客麾下集，四季繁荣誉万里。  
地方经济大发展，百姓致富安乐喜。  
热火朝天十多年，有口皆碑老“南堤”。  
惟愿更上一层楼，政府又把蓝图拟。

公元一九九三年，飞云江畔彩霞艳。  
万众欢腾齐奏乐，瑞安商城换新颜。  
中国迈入新时代，市场与市共发展。  
曾几何时瑞安人，产品之丰世所罕。  
商城开业十八载，营业区域不断宽。

(附:今年秋季,恰逢瑞安商城开业18周年,作者曾参加市场管理工作30年,目睹瑞安商城的变迁和发展,甚感欣慰,遂颂诗一首。)